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97

21 October 1974

CHINESE

第一七九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吉内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对伊拉克外交部长沙德尔·塔加的追悼辞

主席：在我们开始讨论今天理事会的议程之前，我悲痛地向理事会各位理事报告，声誉卓著的伊拉克外交部长沙德尔·塔加先生已于昨天逝世。我借此机会代表理事会对伊拉克蒙受的损失向伊拉克代表致以至诚的哀悼，并请伊拉克代表将我们的悼念转达伊拉克政府和死者的家属。

谢赫利先生（伊拉克）：主席，我谨代表伊拉克代表团向你在伊拉克外交部长沙德尔·塔加在拉巴特猝逝的令人悲痛的时刻所表示的慰问致以谢意，沙德尔·塔加部长是到拉巴特出席阿拉伯高峰会议的。

我认识沙德尔·塔加已有多年，他是我的挚友和亲密的同事。一九六九年在担任外交部长任内沙德尔·塔加首次担任外交职位，被委派为伊拉克驻莫斯科大使。当他回到巴格达以后，他同我共事，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一直卓越地担任这个职位，迄至去年七月他本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为止。

沙德尔·塔加在纽约和我们在一起，曾出席大会发言。我们才于上星期四在肯尼迪机场向他送行。他在此地的两个星期之间，仍以他特有的无私的献身服务精神，为他的国家和阿拉伯的理想而工作。他的突然逝世对伊拉克是一大损失。他的许多朋友和所有的同胞将深深地怀念他。

我将向伊拉克政府和死者的家属转达理事会会议所表达的悼念。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25)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532)

主席：按照理事会第一七九六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提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并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的各项有关规定，邀请阿尔及利亚、古巴、达荷美、埃及、几内亚、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当前审议的问题，但无权表决，我请这几位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丹·西塞夫人、马里代表特拉奥罗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奥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卢克先生、索马利代表加利卜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凯拉尼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扎伊尔代表米蒂阿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告诉理事会各位理事，我收到了孟加拉国、加纳、圭亚那、马达加斯加、刚果人民共和国、卡塔尔、南非、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上沃尔特和南斯拉夫等国常驻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的各项有关规定，邀请他们的代表团参加讨论理事会当前审议的问题，但无表决权。

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理事会的惯例邀请我刚提到的这些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当前审议的议程项目，但无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因为安理会席位有限，我请提到的这些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我再请他们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孟加拉国代表卡里姆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圭亚那代表杰克森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兰先生、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蒙乔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南非代表博撒先生、乌干达代表基内内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胡迈丹先生、上沃尔特代表亚吉布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皮特里克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理事会将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个发言的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在我开始发言以前，我谨向伊拉克代表团表达我们对伊拉克外交部长猝逝的至诚哀悼。我请伊拉克代表团向死者的家属转达我们至深慰问。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贵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热烈祝贺。以你卓越的才干，加以你来自一个在传统上以正义和尊重人权著称的国家，我深信你将以卓越的能力和智慧执行你担任这个崇高职位所负的任务。在这个月份，由一个非洲的子民主持这个庄严的机构，这是一大荣幸，也是值得令人骄傲的，这证实了非洲决心肩负起它的责任，根据正义和人类平等的原则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议——第3207(XXIX)号决议，它促请安全理事会顾到南非不断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情形，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讨论南非对本组织所采取的立场，而且我们还要决定应采取什么行

动，以保卫联合国，使它的宪章和原则不致一再受到违犯。

种族隔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分离，这些都是一种主张的不同表现，这种主张就是认为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更优越。这种生物上的优越性在过去曾被纳粹提倡过，现在则被南非政权所鼓吹。希特勒实行种族政策的自然结果是国际法在双重意义下丧失了：国家没有平等的权利，少数民族或人群，不管是什么种族，也没有平等的权利。

由这种国际关系上的无政府状态看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一个可以预料的反应。这一场战争造成了惨重的人命损失：两千万以上的人命牺牲在疯狂的扩张主义的种族优越神话之下。更有甚者，国际联盟的瓦解是当时国际关系混乱的另一种表征。

最荒谬的事就是，第二次大战的戏剧性事件结束几乎三十年的今天，我们正在这个会议厅里开会审议南非政权种族隔离政策所代表的纳粹种族优越主义复制品的可憎性和暴行。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一种历史累积的和蓄意而为的种族钳制制度，这个制度在执行上的组成部分各有其经验特色和时间的配合，这些组成部分为相辅相成的四个种类：第一种，种族偏见和歧视；第二种，种族隔离和分离；第三种，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经济剥削；以及第四种，法律的、行政的和警察的恐怖行为。每一种还附带着一套作用和工具。有一些被视为是达到种族隔离所不可缺少的，其他的则是种族隔离的基本成分。譬如说，种族隔离的提倡者要全世界相信，真正的种族隔离是种族的分离，恐怖行为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而已。事实上，恐怖行为，不管其白人的行凶者的意图如何，也就是真正的种族隔离，而可能还是它赖以延续的最牢固的组成部分。

南非政权一向借种族隔离的理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对付任何反对力量。它也将南非的人民分化成种族和民族的集团，而切实地将其彼此隔离。政府立法规定共有四个主要的“种族集团”，然后再将这些集团分成“民族”类别。这样的类别总

共有二十个，区分如下：第一，白人共 3,960,000 人。其中百分之四十操英语；百分之六十操南非荷兰语；第二，有色人，共 2,144,000 人，这些是非洲人和白人混血的后代，他们再分成七个类别，其中最后一个类别是“其他有色人种”；第三，印度人，共 668,000 人，这些是亚洲人的后代；最后是非洲人，共 16,217,000 人。政府又将这些非洲人分成若干所谓的民族、有柯萨族、苏鲁族、兹瓦纳族、文达族、索瑟族、佩迪族、斯沃齐族、恩德贝尔族、香干恩族和其他各族。

主要的立法区分是在白人和“非白人”之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面都依照这种区分而定。越过这条界线的性关系和婚姻都是《不道德行为治罪法》所禁止的。所有的公共场所，诸如公共汽车、火车、电影院、公共娱乐场所、海滩、饭店以及所有住宅区都根据这项法令加以隔离。教育分成四个主要的种族类别而授以本族语言。南非人、至少在入学的最初几年间、须用他们双亲的语言接受教育；在这一个阶段，几乎用十二种语文施教。为每个主要的黑人集团设立了单独的所谓政府机构，不准他们参与“白人的政治”。

这些种族法规能够拆散、而且已经拆散了许多家庭——母子离散、夫妻分离，而当种族的界线不能清楚地识别时，就由种族分离委员会来公断。每一个南非人都按种族加以识别。旁的姑且不论，两百种关于种族的法令足以证明这种强制的法令的人为本质，而加强这些法令的严厉惩罚和许多违法事件的发生也同样地证明这种法令的人为本质。此外，这种立法有效地打破了不同集团之间交通、合作和了解的渠道。政府利用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加强了权力的集中。但是这种政策也种下了集团间紧张和冲突的种子，不但严重危害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危害黑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南非人民被划分成的各种种族集团目前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度，这个制度由经济情况提供了最清楚的说明。在二十三年多的统治期间，南非政权一直将建立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南非裔商人的经济利益提高到其他任何集团的经济利益之上。这个政权向整个白人集团的成员保证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物质财富分配，而直接牺牲所有其他南非人的利益。正如政府及其支持者维持着议会民

主的外表，它们也坚持南非的经济发展是为了谋求全体人民的进步的神话。各种事实都表明这种说法并非真实。

必须强调的是，黑人构成了劳动力的主要部分。官方数字所显示的比例是：采矿工人8·56比1；制造工人2·45比1；建筑工人3·38比1；电气工人1·12比1；铁路工人1·25比1；邮政工人3·8比1。但是，事实显示，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1,600万非洲人只得到全国个人现款收入的百分之十八点五。只占人口百分之十七点五的白人得到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三。一九六九年白人的平均收入达95兰特，即每月133美元。而黑人仅7兰特，即每月9·80美元。这就表示黑人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是白人的百分之六。白人和黑人是种族等级制度的最上级和最低级。因此，黑人和白人收入的差距随着黑人工会活动的衰落而增大，而南非裔商人的收入以最快的速率增长。

种族等级制度的另一项表征是政府的费用。譬如，一九六九年，国家和各省以23,800万兰特用在白人的教育上，而以3,950万兰特用在非洲人的教育上。用于非洲人的教育的每人费用还不到用于白人教育的每人费用的八分之一，而十三年来，这项差距不断地扩大。

南非政权宣称要维持所谓“法律与秩序”和所谓“安定的政府”的说法可能对一些批评者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显然是牺牲了民权和人权才得以维持的。实施问题的重大程度更说明了这一点，并指出了严重的和与日俱增的社会紊乱。官方数字显示，一九六九年有总计将近300万涉嫌违法的事件。其中有200多万人受到审判，另有170,000人以暴行罪（谋杀、杀婴、殴斗和过失杀人）受到审判。涉嫌谋杀的6,000件以上的案件之中有153件涉及白人，6,000件涉及黑人。受审判的总人数之中有932,000人或近乎百分之四十的人数以所谓“技术”犯法而被控告，这主要是涉及种族法规，例如通行证法。这种犯法的人数每天几乎有2,500人。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间每天受监禁的人数平均为90,555人。

至于非洲人的政治运动，除了在所谓“本土”之内，南非禁止全国性的非洲人

政党。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准他们竞选国会或省议会的席位。非洲人没有在“本土”和非洲人的城镇以外进行政治集会的权利。无论政治集会在什么地方举行，他们都受到严密的警察监视。因为大部分南非人将继续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所以预料暴行将逐步增加。

因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根本后果可以从它的受害者看出来。受害者的名单包括居民、制度和南非的将来。外界熟知的受害人中有沙佩维尔惨案的受害人艾伯特·卢苏拉酋长和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最近在卡尔顿维尔发生的大屠杀的受害者。非洲人遭遇到各种可能想象的灾难，从凶杀到侮辱，从土地的征用到赤贫如洗，从残酷的监禁到无情的迫害。大多数的人家庭生活破裂，事业被毁，教育受到阻碍，而经常又有肉体受伤害的危险，他们已成为各种不同样子的永久伤残的人了。

有色人的遭遇同非洲人一样，他们在生路上的每一个转角都遇到挫折和侮辱。在种族分离的借口下，他们历史性的政治权利和他们的传统都被剥夺了。他们是被夺去了希望的人。

一言以蔽之，种族的钳制即是强制状态的控制，而种族隔离反映了四百万“白人”少数民族要统治一千六百万非洲人和两百万亚洲人和有色人的愿望和决心。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不限于南非领土；它向外扩张到南部和北部非洲，在这些地方，南非政权及其同盟一再从事恐吓和侵略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愿举出若干罪大恶极的实例。

南非政府随时会诉诸武力，这引起了人们的戒惧；因此，自由战士们在罗得西亚的边界，在葡萄牙统治下的领土以及在纳米比亚，进行了战斗。这种冲突正在升级，自由战士和南非政府都发出这种冲突有增无已的警告。由于南非防御费用的激增和大部分的非洲人都站到自由战士的一边，这种局势扩大成为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令人深为担忧。

这种相持不下的情况从南非政权为支持伊恩·史密斯的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以及

威胁任何援助解放斗争的非洲国家而在南罗得西亚驻军的实例看来是异常明显的。

南非政权不顾所有联合国的决议以及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而占领纳米比亚证实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一体的两面。

更有甚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以色列之间的合作对解放战争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执行联合国决议及同南非合作情况小组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书（A/AC.115/L.383）对这个事实有所阐明。报告书说，在一九七三年十月解放战争爆发的时候，南非总理沃斯特曾说如果以色列战败，它对南非共和国将有重大影响。

该报告书还说，沃斯特曾说中东冲突对南非影响很大，因此详细研究中东局势对南非是重要的。报告书又说，南非国防部长博撒曾将以色列和南非作为西方的壁垒而相提并论，并宣称除了不运送武器和士兵之外，南非将设法以实际的方式向以色列表示其最大同情。

一九七三年十月的新闻报道也声称南非的军事人员以训练为目的曾参加以色列方面作战。更早的报道说，以色列曾向南非镇压叛乱的军队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设施。上面提及的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书提出若干事件，可以补充我提到的这些新闻报道。报告书说，十月战争爆发时，南非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发起紧急呼吁，要求个人和公司捐献，协助解决以色列的所谓“人道需要”。虽然募集的总额没有透露，但是相信有数百万美元送到以色列，这是在南非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下面的一个自愿性组织，即以色列联合援助会以及几个社团发起的募捐活动所募集的，它们在两天内就收到340,000兰特。据报道说，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数百个南非志愿青年响应南非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的呼吁，飞往以色列替换参加战争的集团农场工人。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为镇压解放斗争的军事合作，而且也扩张到政治和经济的领域。

关于这一点，我提及的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书（A/AC.115/L.383）说，

以色列政府本身在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也表示支持南非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权，以色列代表团在投票表决第 3151 D (XXV III) 号和第 3151 E (XXV III I) 号决议时弃权，投票反对第 3151 G (XXV III I) 号决议，而在投票表决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其他决议时缺席。

报告书又说，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经济关系迅速增长。本年一月间，以色列——南非商会在特拉维夫成立了。报告书继续说，在开幕典礼时，这个新组织的主席宣称，以色列向南非的输出总额从一九七二年的 900 万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 1,200 万美元，而以色列从南非输入的总额在同一时期从 1,160 万美元增加到 3,000 万美元。南非驻特拉维夫的总领事曾宣称，两国之间的贸易在本年可望还要大量增加。

种族隔离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书最后说，曾在以色列留驻两个星期的一位约翰内斯堡的《星期日时报》记者在一九七四年三月报道说，南非各公司正积极在以色列寻求投资的机会，以便一九七四年下半年以色列正式获准成为欧洲共同市场的联系成员后，南非各公司容易接近共同市场。

本组织及其宪章目前面临了一大挑战——这个政策不但坚持违反人权的基本原则，而且还通过不同的种族主义政权及其支持者之间的罪恶昭彰的勾结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目前面临了两种具体的选择——或是坚持本组织宪章的至高无上权威而加以支持，不得有任何持续不断的违反情事，或者认为宪章只是一件不能真实应用的理论作品而已，只在各种场合上引述其原则和构想，毫不存严肃的意旨和诚意，而对于违反宪章的事件则视若无睹。

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决定，是要维持联合国，以它作为相互依存关系、正义、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机构呢，还是要播下其分崩瓦解的种子，看着它重蹈其前身国际联盟的覆辙。

我们真诚拥护宪章的决心目前要求我们采取一些对付南非的措施，这些措施之

一是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的摩加迪沙决议和大会刚通过的第3207(XXIX)号决议将南非政权从本组织驱逐出去，而根据第3207(XXIX)号决议已拒绝接受南非政权的全权证书。

这种决定是根据一些具体判断的，主要的是：南非政权不断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南非政权蔑视所有联合国谴责和驳斥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南非政权执行种族主义政策，已经脱离了它的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自行孤立了，因而，从宪法的观点看，该政权不能合法地代表南非人民；南非政权在纳米比亚正从事加强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南非政权通过其一贯作法以及同其他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驱逐南非，因为驱逐的原则对联合国成员的永久性将构成一项严重的前例。 他们还说，我们应该保持南非的会员国资格，同时从内部施以压力，使它放弃其不人道的政策。

关于第一个论据，我们要问什么对本组织更为重要——驱逐一个固执的会员国的前例呢，还是建立一个不断违反本组织宪章的严重前例。 再者，只要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会员国的资格都是有效的。 一旦这些原则受到故意的和屡次的违反，那不用说，这个会员国的资格将就不复存在了，就应该作废了。

至于第二个论据——在本组织内对南非施以压力——，我国代表团也反对这种构想，因为许多年以来，联合国已经对南非用尽了所有可能的补救性的压力和方法。但是南非仍然蔑视和忽视所有联合国的努力。 所以，我们还等待什么呢？ 如果我們是在等待奇迹出现来改变南非的态度的话，那我要说这不是奇迹出现的时代。

然而驱逐南非并不与本组织的普遍性原则相冲突，因为普遍性的实质意义是说，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都遵守以兄弟情谊和互相依存为意旨的同一个宪章原则。

在南非的外国投资对种族隔离政策负有重大的责任。外国投资者绝不是种族隔离的唯一支持者，但是他们仍旧应该属于为目前这种形式的种族隔离效劳的银行家和技术提供者之列。 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与种族钳制的主要基础有直接的关连——

即反映在高度收益率上的经济剥削，使利润定期地回流或将其投入工厂的扩建或新企业，而投资的基础既然已经充分地扩大和多样化了，这种现象也就不断地发生。

因此，将南非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坚决和公正的行动是本组织全体会员国都应当执行和遵守的，因为这项驱逐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完全孤立该政权。这项孤立它的行动意味着每一个会员国不应与南非政权有任何来往。这项行动应与毫无条件地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合法斗争相结合。

南非的局势正逐渐发展成一个危机，这个危机不是导致进一步的镇压，便是爆发成为积极的冲突，其范围和影响可能远超出南非本身之外。因此，让我们肩负起我们对这庄严的组织的责任以及对和平、正义和人类尊严的责任。

主席：我谢谢埃及代表对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在我的发言人名单上，其次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利亚代表。我现在请他到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奥格布先生（尼日利亚）：尼日利亚代表团听到伊拉克外交部长逝世的不幸消息，愿意对伊拉克代表团表达我们代表团诚恳的悼念。

主席先生，我们代表团对由你来主持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事务感到很满意，安理会正在处理的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所关心的。由于你来自友邻的、姐妹之国喀麦隆，我们很清楚你的政府、你的人民及你自己都有把种族隔离主义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的决心。我们祝贺你。

今天，联合国这个机构，特别是作为主要部门的安理会，正面临着一个重大决定的关头：一个决定，可能加强各国及人民对联合国的信心，或者是一个决定，将逐渐的开始腐蚀掉这个机构的权威和尊严。

大会曾要求安理会——以一百二十五票对一票的绝大多数票——对南非政权不断地和蛮横地违反宪章原则及世界人权宣言的情事，采取宪章所规定的必要行动。

事实非常明显，并且安理会及大会早已体认到这个事实。宪章中有关的条款也是非常清楚。宪章第六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现在就是安全理事会依它的职责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从一九四六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以来，南非种族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这个机构。在数十个决议中，大会曾经吁请、要求和警告过南非政权放弃它的种族政策，但一点结果也没有。

安全理事会本身自从一九六〇年的沙佩维尔惨案起就考虑这个情势，并通过了七次决议，呼吁南非政权停止它的不仅违反宪章和文明世界常规并且威胁国际和平的政策。的确，安理会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已断定，南非政权的政策和行动严重地扰乱了国际的和平和南部非洲的安全。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非法行为历历有案可查。我愿意特别请你注意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报告，我很荣幸是该委员会的现任主席，特别报告的标题是“南非政权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已经编号为 S/

11537 送到安全理事会。

特别委员会回顾到联合国的两个主要部门早已断定南非政权不断地违反宪章的原则。我愿请你注意报告的第十六段至第二十六段，在这些段里指出大会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二年间通过了十一个作此种断定的决议。早在一九六二年——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的第1761(XVII)号决议——大会就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六条，考虑应采取的行动。

大会宣布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并通过了一个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

安全理事会本身也在第134(1960)号决议内承认，由于南非政权蔑视大会要求它改变政策以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义务与责任的体认，南非的情况非常严重。

安理会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的第182(1963)号决议中决定，南非政权的歧视与镇压措施与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相抵触，并违反了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条款。

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的第191(1964)号决议中，安理会再度断定种族隔离政策违反了宪章的原则与宗旨，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和南非依宪章所负的义务都不符合。

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的第311(1972)号决议中，安理会谴责了南非政权继续执行它的违反宪章义务的种族隔离政策。

这就可见，许多年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曾一再断定，南非政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那个政权把种族歧视和隔离提升到国家信条的地步，早已表明没有意愿来改变它的路线和遵守宪章的原则。

因此，安全理事会依据宪章有采取行动以保证遵守宪章条款，及防止南非政权的政策和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的不可逃避的责任。

初步行动之一就是依据宪章第五条和第六条，把南非政权从本组织排斥出去。

那个政权并不代表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它既不能，也不愿履行宪章的义务。安全理事会已于一九六三年采取过预防行动对南非实行军火禁运。

南非政权不断地违反宪章的原则。它拒绝接受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对种族隔离问题所作的决议，以及关于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领土的决议，本组织对该领土负有神圣的职责。

我愿提醒安全理事会各位理事，宪章第二十四条，将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本理事会，该条规定，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并应遵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行事。

最重要的考虑应是参照宪章中第四、第五和第六条的清晰条款来看南非政权的记录。其它考虑，特别是有些理事会理事国不顾大会的吁请继续遗憾地与南非政权保持的外交、经济和其它关系，都不能也不应该被允许来影响安理会的决定。

我们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将会采取足以保障宪章的完整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本组织的信任的行动。

我们了解某些代表团对于是否宜将南非政权逐出本组织或此举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联合国警告和南非政权在这个时期里所表现的成绩——无非是加强它的种族隔离的结构和威胁到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我们相信此时再也没有理由作任何犹豫了。

例如有些人建议假如南非政权被排斥出去，就会违反本组织的普及原则。这些论据来自那些一向阻碍非殖民化工作，不使本组织实施普及原则的国家未免离奇，至于它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所保持的记录更不必提了。

实行普及原则必须依据宪章的原则，不能作为宽恕和辩护严重违反宪章情事的手段，要不然，宪章第五和第六条就会变为没有效力，本组织也就不可能对一个犯错的会员国采取任何步骤予以纠正。

让我们此时想一想下面那种说法的荒谬可笑，据说假如把一个判罪的犯人送入监牢，整个社会就被剥夺了这个人的存在。假如这种辩论能够成立，犯罪的人就

将横行于每一个国家的大街小巷，无拘无束地进行犯罪活动。一个国家当局当然有权剥夺它的犯罪公民的权利，基于同样的道理，象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也一定要执行本组织的章程和规则。

在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种族隔离的政策使得普及原则发生了问题，这个政策剥夺了百分之八十的南非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包括有代表出席国会及参与政府的权利。要实行普遍化不是接受少数人政权所能做到的，而是要靠有效的行动去根除种族隔离的情形，使得所有南非人民都能在普及选举权的基础上不论种族、肤色和信仰一律享有平等的权利。排斥南非政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必要步骤。

有些人说我们应该让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联合国大厦里占据南非的席位，虽然它并不代表南非人民，虽然它继续蛮横地破坏并违背本组织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它会受到本组织其他会员国对它所表达的憎恶而有所影响。再经过这么多年的吁请、要求以及对种族隔离所作的谴责以后，我认为这个论点不可能有何说服力。

在这段期间里比勒陀利亚政权只是加紧实行种族歧视，对反抗种族主义的人实施的野蛮行为越来越多，它能这样做是因为它深信某些会员国会阻止对它采取宪章所规定的有效行动。更有甚者，它还侵犯南罗得西亚，并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向本组织挑战。

对这个政权拖延采取行动，只会鼓励它违抗联合国。在另一方面，迅速采取行动，剥夺它作为会员国的权利与特权，将会使它的支持者重新考虑它们所走的路线，同时还可对其它想要进行种族歧视的政权产生吓阻作用。

南非政权切盼留在本组织内，因为它能从中得到好处。但在另一方面，南非政权的继续留在这里对本组织一点好处也没有。

就如安理会所知，南非政权至少到现在为止，一直拒绝在大会或安全理事会里参与辩论种族隔离问题。它拒绝与一切为处理种族隔离问题而成立的机构合作。它对安全理事会有关南非的决议表示了极度的藐视。

南非政权在本组织里出现是不正常的现象，对这种现象不能无限止的容忍下去。我们也不能忽视它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它不顾安全理事会的警告，继续对那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种族压迫，甚至不惜冒着激烈的种族冲突的危险。为了达到强迫隔离和剥夺那个国家的非洲人民的权利的目的。它强迫迁移，或正在迁移数百万的人民，迫使他们离开他们的家园。每年有一百万非洲人民在种族歧视的法律下入狱。黑人的领袖受到报复性的惩罚，所根据的法律与条例在任何其他国家找不到类似的。甚至就在几天前，由于参加了纪念莫三鼻给解放阵线十周年的集会，南非政权在全国各地逮捕了无数的黑人领袖。

本月初，我收到纳尔逊和温尼·曼德拉的子女的电报，电报中说这个政权不顾联合国的意愿把纳尔逊本人判处了无期徒刑后，现在又把他的妻子也温尼·曼德拉也逮捕下狱了。纳尔逊和温尼·曼德拉此时都关在监狱中，所犯的罪名只不过是反对种族歧视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已。

我们不是因为愤怒而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建议把南非政权逐出本组织并不使我们感到愉快。可是，我们深信这个行动对恢复对本组织的信心、对促进根除种族隔离情形的努力、以及对协助一切南非人民争取它们不可剥夺的权利，都是必要的。

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将能使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孤立南非政权并剥夺它从国际合作和承认所能得到的利益。它对南非白人的少数人政权将是一个警告，警告他们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重新考虑他们走的路线和探求他们的命运。它对所有在南非为维护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而奋斗的人民也将是一个鼓励。

我们毫不怀疑南非人民最终会根除种族隔离主义并获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问题是联合国曾否依据宪章的付托，在促成解决和避免在一定会有的解放过程中的流血和痛苦方面发挥了它的作用。

不要让后世的历史家说，当南非人民在极不利的困境中为维护联合国的原则而奋斗时，由于少数几个会员国的短视与自私自利，本组织却支持了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甚至还承认它是那个国家的发言者。

安全理事会在它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的决议中宣称：

“全体南非人民均应参加咨商，并应经此而能在全水平上决定其国家之
前途。”(第191(1964)号决议)

唯有拒绝种族主义者代表南非发言的资格，并倾听真正代表南非人民的代表的讲话，本组织才能促进上述这个为所有会员国所致力目标。

我们一方面要求驱逐这个种族主义者的政权，一方面我们展望有一天，南非的人民将会在本组织内有适当而有效的代表，并在国际社会中担任应有的任务。

主席：我极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的国家所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毛里求斯代表。我请他就座于理事会议席，并且发言。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国代表团连同理事会和前几位发言者向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伊拉克代表团就其卓越的外交部长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南非在联合国的立场问题涉及三个重要方面，该国政府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向联合国的权威挑战。我想，我们在审议南非所造成的对抗的严重性时，应当牢记这三个方面。

首先，南非无视国际法院所确定的国际法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联合国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米比亚的决议，对这一领土实行非法的占领。

其次，南非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实行经济和外交制裁的各项强制性决议。这是安全理事会按照第七章通过强制性决议的唯一的一次而南非作为国际性违反行动的主要渠道和它本身作为主要违反者的事实，应当视为对理事会各项决定的可靠性的一种严重威胁。

第三，而且也是上述两个问题的根源，南非在事实上是由少于百分之十七——前一位发言者说那是百分之十七点五，我接受校正——的白人少数所控制，这白人少数借控制非白人多数的移动、就业和社会生活的警察国家维持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权。简单地说，这就是比勒陀利亚政府拒绝终止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且，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拒绝所以才要求理事会重新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我要非常简短地叙述一下，南非政权的政策在上述三个方面为什么对联合国的政策决定具有这样大的危害性。我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对这三个问题作详细的讨论：二十四国委员会、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及其杰出的专员肖恩·麦克布赖德先生已经在审查和辩论南非政权在这三个问题中的任务方面做了优越的工作。南非政权对联合国所关注并负有责任的这些方面实行干涉，究竟有些什么重大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在纳米比亚，自委任统治开始以来，占领政权就无视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和愿望，利用该领土和它的人民以达到南非白种少数

的目的。白种移民和外国社团利益盗取了属于纳米比亚人民的矿业和农业财富，以供其独占之用。

占领政权不但盗取了纳米比亚的资产，而且还迫使纳米比亚人民处于无异奴隶的状态，强迫他们为白人掠夺者劳动，并以通行证法、身份证及强迫人民在白人单方决定的条件下劳动的严峻法律等残酷的组织严厉地控制他们。占领政权对纳米比亚人以地方起义、罢工、抵制伪选举和武装斗争等形式——大多数是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民组的旗帜下，在纳米比亚领土内外发动的英勇抵抗——的答复，是将镇压性法律（包括在整个北部地区实施的军法）的沉重负担强加在领土身上。

单在去年内，在纳米比亚从事合法活动的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人，就遭到了任意逮捕而且在不予审讯和不让他们同律师或外界接触的情况下监禁了几个月并显然遭到了严刑拷打。与此同时，几百名人士在施行于北部的所谓紧急条例下遭到监禁和严刑拷打。西南非民组和其他合法政党被禁止举行集会或进行正常的政治活动。

占领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掀起了一股野蛮行为的浪潮，粗暴地鞭打被指控支持西南非民组的男女人士，造成了严重损伤和深重痛苦。好几百人因为害怕他们的生命和自由遭到这股恐怖浪潮的危害，已经逃离了他们的国家。

南非军队已放弃了一切假意遵行其使领土非军事化的承诺的伪装，开进了纳米比亚。人员和装备（包括据报导向法国和约旦购买的导向飞弹）正在继续得到加强。

距离赞比亚边境几英里的卡蒂马穆利洛空军基地，以及其轰炸机、喷气式战斗机和导向飞弹，对赞比亚和整个独立的非洲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这一威胁，对于非洲，是不能容忍的，正如对于非洲所有真正的朋友，一定也是如此。

南罗得西亚问题也一样地令人震愤。南非部队实际上正在为保持史密斯非法政权而战斗，完全违反了安全理事会认为这一局势对于和平是一种威胁的决定。南非政权将其部队称为警察或军队我们都不关心；总之它们是该政权用来镇压津巴布韦自决和独立运动的部队。它们驻在那里（这对于现在史密斯政权来说是不可

缺少的)是南非向联合国和有责任的国家联合王国公开挑战、使用暴力企图在南部非洲实现白人至上这一目标的赤裸裸的例子。

在制裁问题上,南非的干涉是对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各项强制性决议的公开反对。众所周知,联合国经济制裁到目前为止的极端令人失望的进展,是由于南非政权和南非私人利益的公开勾结,不但向南罗得西亚白人提供了重要的贸易和投资的设备,而且使史密斯在无数其他国家内的支持者有办法可以在实际上无忧无虑地规避制裁。事实上,南非为其私利担当史密斯非法政权的代理人,完全证明了罗得西亚有理由给他们一个浑号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加百分之十”。

允许公开反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集体决定的某个政权继续参与我们的决策程序是不能容忍的,而且对于联合国本身也是有害的。但是,我有兴趣地注意到较早本理事会决定允许沃斯特的代表在这里的辩论中发言。我国代表团在这一阶段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谁知道呢,一个有趣的奇迹也许就要出现。沃斯特可能已经恢复他的理智。他的代表可能会宣布结束种族隔离和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就让我们等着听吧。

让我们十分简要地看看这个政权的性质。这是一个建立在白人特权上由白人垄断国家一切资产的政权,只是白人少数投票支持这个政权,而且只有白人才有资格住进最好的地区,耕用最好的农田并使用各种重要的港口和设备。

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有赖于黑人多数所提供的人力资源,他们还是使用了一切手段——包括暴力和使用警察恐怖手段——不让黑人多数享受基本人权。居住在南非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非洲人,如果他们实际上不是为白人劳动,他们就日益被列为“剩余的附属物”,被驱入滑稽歌剧式的所谓“班图人家乡”的分散的小地区,这些地区大部分都不能向已经住在那里的人们提供起码的生活,更不用说那些在这些地区和环绕这些地区激增着的露营而宿的人们了,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更糟的是,也没有逃脱的希望。对于被放逐到这些臭名昭著的垃圾推去的人,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把居民移走完全由白人政权来决定,并由警察力量来强制实行。

现在，对于这一局势的讽刺是，南非政权正在试图把这些班图斯坦地区宣染为白人至上和种族隔理论的巨大成就，甚至是一种证明。他们发动了一个数百万元的公共关系宣传运动，以便使国际舆论相信：虽然对班图斯坦地区的进出受到严厉的控制，以免事实真相向外泄露，但是这些地区是非洲人自治和最后独立的某种乐园。他们正在玩弄手段利用联合国的程序来从事这一种荒谬绝伦的宣传。甚至把他们的班图斯坦的一个小丑带到大会来，以便助长非洲人自治的幻觉——这是对联合国所了解的这个概念的嘲弄。他们曾试图欺骗安全理事会：这种形式的所谓“自决”是对他们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一种解决办法——而我们应该回顾：在纳米比亚实行班图斯坦计划，已经受到本理事会各理事国（包括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在内）的明确拒绝。在放逐非洲人和建造这些凄凉营地的真正性质上，企图欺骗国际大家庭是荒唐无理的。

有一种议论在南非的朋友们之间流行，就是：南非应该在联合国保留几个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听到联合王国、法兰西和美国在必须就这个问题讲话时以仪式性的方式重复表示“深恶痛绝”的说法。这样一种议论，从这些国家同南非政权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维持的非常广泛的双边关系上看来，似乎有点微弱。人们可能会想到，这些广泛的接触应该能够把维持这些关系的政府的态度传达给南非政权。而且，任何有兴趣的观察者都可以自由出席旁听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及其所有机构的一切公开会议；各通讯社和南非新闻界在完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下报导这些会议的情况，而且任何南非人都可以坐在公共旁听席上听演讲。问题只有一个，不是通讯的问题，而是当南非政权正在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各项决定时，这个政权有无权利参加联合国各种审议的问题。

南非法西斯政权的辩护人经常抬出的另一条熏鲱鱼（把话题扯到别处去的手段）就是援引会籍普及的原则。让大家清楚知道，我们非洲人强烈支持适用会籍普及原则，以便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有代表权参加我们的审议。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我们欢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新会员国，尽管葡萄牙前政权曾千方百

计地压制其愿望但是这个国家终于获得了独立和主权地位。 这种情况,我们希望很快也能在莫三鼻给和安哥拉实现。 我们也同样坚决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这两个合法独立国家的代表团都能被接纳进入联合国。 大家都应该清楚知道,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以及南非大多数人民参加联合国的障碍,就是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 安全理事会拒绝援引联合国宪章不利于(大会已坚决拒绝其全权证书的)这个政权的有关规定,实际上无异阻挡南部非洲人民获得在这个伟大组织内的代表权。 因此,让我们体会到会籍普及原则。 要求让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本身的人民获得自决和独立而且为实现这个目的,须要采取坚决行动,拒绝南非镇压性和非代表性的政权,因为它是会籍普及的主要障碍。 在争取自决的斗争中,驱逐这个违法政权或停止其代表权,是宪章规定中可资凭借的最起码的一条,我们在现阶段并不要求联合国实行经济制裁或采取军事行动,这些措施应该是达成我们大家在南部非洲寻求的会籍普及的最适当措施。 我们正在试图驱逐南非少数政权——正如它已被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劳工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和会议驱逐,以及被迫退出〔英〕联邦一样——作为对解放该地区人民的一个贡献,正如几内亚—比绍已获解放一样。

现在我要谈到这一次用来反对南非政权参与联合国决策工作的程序问题。 我相信,特别对于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来说,认识下述这一点是重要的:大会在将这一严重事项提交给理事会审议时,事实上是在考验安全理事会本身。 理事会的组成及其对殖民问题的投票记录——就是说常任理事国总是投否决票——不免使人对其严肃辩论任何殖民问题或种族隔离问题的能力发生合理的怀疑。 人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行动的目的是否在于维持前殖民国家,以便阻止所有这些可能提交给它的问题取得进展。 正当南非法西斯政权在公开地和一贯地损害安全理事会本身关于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问题的重要决议时,理事会是否准备根据宪章第二章采取适当的行动? 或者,无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做什么,无论它怎样藐视构成联合国及其宪章的核心的人权和自决原则,理事会还是一贯地偏心南非? 应该

记得的是，这不一定是最后的决定；南非参加大会及其各机构的问题可以由大会决定，大会才是它本身的程序的决定者。大会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在大会本身绝大多数的支持下，已经作了如下决定：目前自称的南非代表的全权证书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大会可以自己决定不让这些自称的代表登上讲坛参加大会及其各机构的表决程序。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回顾：联合国系统内许多国际组织——如我较早所述——已带头驱逐了南非。最近，南非已被驱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决策行政机构。这一结果主要是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倡议下取得的，我们要向该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它有决心忠实地维护其原则，与其他政府形成强烈的对照，不但声称反对种族隔离，而且还继以行动，把道义立场化为实际政策。

很不幸的，到目前为止，在处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问题的途径上，西方国家中，好象只有澳大利亚和北欧四国是例外。众所周知，在这里有力量以其否决权来保护南非的三个国家，也就是对该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中有某些利益的国家。

人人都知道我所说的是哪三个国家。我不需要指明它们或详谈它们和南非的关系。但是，我要十分简短地谈论一个问题。大家都已知道，作为北约组织会员国的某些西方国家和南非的海陆军之间显然正在委婉地假借“紧急计划”的名义进行秘密谈判。这些发展是令人惊骇的。一方面显示它们公然无视联合国关于和南非军事勾结的各项决议，另一方面显示北约组织联盟突然跃进了南部非洲地区，就是北约组织已从北大西洋跃进了南部大西洋和印度洋。英国海军和南非海军之间以及法国海军和南非海军之间正在进行的北约组织演习，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大家也都知道，南非部队总司令博尔曼海军上将一直在同美国防卫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保持密切的接触。这些事实，和最近美国新闻界公开揭露的若干至今仍然是秘密的文件联系起来看，引起了非洲国家而且当然也引起了南非在印度洋的邻国毛里求斯的严重关注。

因此，非洲人深切关注从可靠来源获得的数目日增的报告：美国——看来还有其他西方国家——一方面讲着关于消除种族隔离这一概念的空话，另一方面却不断秘密增加对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或非法政权的援助和支持。

在审查了某些西方国家和南非之间的联系之后，人们立刻会发问：在财政和军事上有这种牵连关系的西方国家，对于停止南非代表权或驱逐南非的问题拥有否决权，是不是合乎道德的？

假如这是个法庭，我提到的国家因事先对被告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事有所承担，将被要求退出陪审团。允许三个常任理事国在违反宪章及按照宪章所通过的重要决议的情况下，否决旨在执行宪章各项规定（特别是第五条和第六条）的建设性决议，是不能容忍的。

主席先生，亲爱的非洲兄弟，让我们希望它们将能把它们在南非的利益搁在一旁，并和我们一起根据问题的需要来投票。如果它们不能这样做，最少我们将知道，谁不能视为非洲的朋友。同时我们还将知道，它们对于用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方法和平解决这一争端，不感兴趣。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扎伊尔代表，我现在请他就理事会议席，向我们发言。

米蒂阿尔先生（扎伊尔）：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附和你代表安理会对伊拉克外交部长的不幸逝世向伊拉克代表团所表示的哀悼。

主席先生，我先要感谢您及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同意让扎伊尔代表团在不具有表决权的条件下参加这次重要的辩论。对您主持安理会审议我们所深切关怀的目前在非洲——我们所来自的大陆——所发生的局势，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一方面，由您来担任主席自然具有象征性的价值。这确实象征着辩论会有圆满的结果。但这也象征着受到高度尊敬的贵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以及一般而言，独立的非洲在联合国各会员国确保人类和平与尊严的共同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主席先生，您的个性是高度责任感和谦逊的结合，您的幽默感又令人感到愉快，并且您又有才干和外交才智，我相信这些品质对于这次辩论后所进行的谈判都是极其有用的。

在这次辩论中，已有数位卓越的发言人发表过讲话。他们之中有两位特别出色，一位是索马里外交部长和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主席奥马·阿德哈里布阁下，另一位是塞拉利昂共和国外交部长德蒙·卢克阁下。我们感谢理事会邀请他们发言。我们很高兴看到理事会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政治礼貌上的姿态，并且证明理事会关注和考虑到他们的重要讲话以及非洲统一组织有关正在辩论中的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这次提交给理事会并请它作出明智的裁决的基本问题与其说是再度确认种族隔离是犯罪行为，无宁说是对这一犯罪行为的顽固性——换句话说即罔顾屡次严重警告继续推行种族隔离——加以审议，并从观察对这一顽固性得出宪章所规定的结论，实施制裁。

事实上，理事会和本组织以及外界长期以来已经一致认定了多年前在我们大陆上建立的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性质。在人类所设计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历史中这样不人道和残忍的政权实在是罕见的，它同时受到情感和理智的排斥。

大会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即二十八年来——和理事会一九六〇年以及其后的

数个会议上，对本问题的审议激发起莫大的愤慨，引起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滔滔雄辩，在我们人类和人性的良知面前，任何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或法律上的概念都不能为这个制度加以辩护。

因此，我们到这一议席上来，一方面确信我们的做法是正当的，另一方面我们怀着理事会所能激励的那种信心，而理事会承继了本组织自成立以来所累积的一切经验，同时，它又是人类最高愿望火焰的守护者。我们的做法不单纯是也不仅仅是种族团结的反应。它是由超乎种族团结的一些更为崇高的事务，一些普遍的事务所引起的，而这些事务正是种族隔离的邪恶作风和犯罪行为所危及的。

被危及的正是《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告的谋求全人类福利的理想和原则。种族隔离不仅违反了人民与人民、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它并且简直全然否定了对任何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在何处）的尊重。此处，它还是对自决原则的狂妄和惊人的否定。最糟糕的是它孕育着非洲大陆南部种族冲突的真正危机。

在地球的这一角落，种族悲剧仍然不断发生：被逐出家园的家庭悲剧，心身被撕开的悲剧，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甚至在连获得援助的希望也不能有的情况下，被捕下狱，备受剥削和掠夺的人们的悲剧。这究竟是以谁的名义呢？以那个神的名义呢？以那种世界观或者地球上白种人的那种宿命观为名义呢？

种族隔离所达到的犯罪程度在种族歧视的行为中是无可比拟的。在这里我们已看得到安理会须要处理的问题真正令人创伤的一面，以及我们行动的终极意义。

尽管比勒陀利亚的罪行和它所作所为的程度受到无数谴责，它仍是依然故我，不为所动。过往二十八年来交替地提出了无数呼吁、请求和警告，但比勒陀利亚对此从来不屑作出一点表示，或者流露一点迹象，让我们至少可以假定，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它有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诚意或善意，以及愿意遵守《宪章》的规定。相反地，随着时间的消逝，联合国又不断给予种族主义政权以援助，种族隔离乃得到了发展，巩固和扩充；恰如要向它的盟友和优柔寡断者公开证明它的恶意、顽固

和罪行，比勒陀利亚曾致力改进种族隔离并把它制度化，以致今天出现了人类最无耻的压服，黑种人在本土上所受到的日益无情、愈加系统化的屈辱，和极野蛮的暴行等景象。殖民主义和奴隶主义者的法律日复一日地不仅夺走了黑种人的土地，并且还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关于制度化的问题，我希望理事会允许我援用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公民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在大会上所发表的声明：

“南非是世界上白种人把种族隔离提高到制度的水平的唯一国家，要不是白种人来到南非，人类的语言中根本不会出现种族隔离一词。”（第二一四〇次会议，英文本第58页）

理事会可能对南非政府的顽固和该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也不是今日才有的——提出更好的证据吗？

在一方面，本组织谴责种族隔离，认定它是罪恶的，另一方面，该政府公然继续推行甚至加强它的罪恶政策，并罔顾历时二十八年——贯穿着本组织全部历史——的屡次警告，建议开除会籍的《宪章》第六条的主要条件已经成立了是丝毫不容置疑的。非洲高呼号召理事会全体，以及每一个会员国把本组织从不采取行动，现已变成共谋的历时二十八年的安适位置上唤醒。我们要本组织放弃无效和无结果的谴责，因为，由于这些谴责没有结果，它们反而破坏了本组织所应有的并使它显得崇高的权威、威望和信用。

我们不认为这个讲坛是讥刺、欺骗和虚伪都各得其所的辩论会。理事会是本组织最高希望的化身，残忍自私和企图称霸的言论必须加以制止，至少在这个代表制的会议厅内必须如此。《宪章》的原则是为全人类、所有国家和一切种族服务的。凡继续容忍冒险家们在黑色大陆上固执和公然地践踏这些原则的人们都不免变成他们的帮凶。这就是为什么达累斯萨拉姆，卢萨卡和金沙萨三者决定防止我们大陆南部的病毒蔓延，并答应不惜牺牲同它斗争到底。

非洲在这一讲坛上发言是它灵魂深处的反响。我们是优越观念所产生的种族

歧视的罕有经验的贮藏所。 本组织必须完全同比勒陀利亚切断关系。 它不应把自己固定在一些不变更的策略和措施之上，二十八年的长期经验早已揭示出这些策略和措施的命运。 同盟者所有的洋洋自得之情必须为严格纪律和公正所取代，正如授予这一尊严的理事会的职务所规定的那样。

过去和现代的历史证明了人类尊严和对人类的尊重的原则和理想本身具有进化的动力，迟早将会带来必要的转化和变革。 理事会面临一个不是与作为人类进化的根本的那些原则和理想联合一致，便是与比勒陀利亚的罪恶和恶意联合一致的历史性时机，然而，后一个假定同我们真正的愿望是相违背的。 我们倒是祈求理事会可以回复到它全盛时期的智慧和蓬勃精神，它对本问题的决定将会有助于恢复我们的同胞的活力和希望，他们的人性目前正在一贯地和有系统地受到了否定。

主席： 谢谢扎伊尔代表对我国所讲的客气话。

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轮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到议席就座，以便发言。

凯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首先请让我为伊拉克外交部长的不幸逝世向我们的兄弟国家——伊拉克——的代表团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诚挚慰问。

主席先生，我要恭贺您担任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由于您和由于您的国家，喀麦隆，这是全非洲的光荣，非洲一向英勇地为《宪章》的原则和人权的备受尊重及成为世界进步的基础而奋斗。 我要感谢您今天邀请我发言。

叙利亚确实感到深深介入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因为它本身曾吃过这些罪恶的苦头，而它是种族隔离问题委员会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的成员。

非洲最近的事件反映出时局发展中慎重和明确的变化。 本组织多年来所从事的斗争终于获得成果了。 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不公正都正在撤退中。 不久这些词汇简直会成为过去的回忆。 事情按步地自然发展。 现在只剩下少数

几个堡垒，而它们正变得日益孤立和崩溃。我所指的特别是南非的政权，这个种族主义者和隔离主义者的政权被外来的少数人提高到成为一种理论，而这少数人居然胆敢宣称它代表着权利受到它蔑视的大多数当地合法居民。

白殖民主义者少数人的代表事实上宣称它代表着在南非国会没有代表权的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因为非洲人以往所享有的有限选举权也于一九四六年被废止了。代表着三百万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南非代表们还能够断言他们代表了受到他们奴役的一千六百万非洲人的愿望和要求吗？南非种族政权的代表宣称他们属于那个组织呢？他们居然厚颜无耻到想隶属于一个其基本原则和决定受到他们横蛮地违反的组织。

凡是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都是出于自愿，而非受强迫的。因此通过签署和批准对《宪章》的支持，一国自由地接受和尊重《宪章》的原则。南非在这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正面的表现。南非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蔑视《宪章》原则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的政权。它从有如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等相类似的种族主义政权获得最大的支助。这两个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外交、经济和贸易关系是毫不足以为奇的，因为它们在蔑视人类、基本人权、国际法、人民自决权利和联合国决定方面有如手足同胞。

本组织代表着些什么呢？是一个由一群首先支持《联合国宪章》其后通过了旨在铲除世上的罪恶——这些罪恶中以种族隔离为最不合时代——的许多决议的人们所成立的组织。不尊重《宪章》只是南非政权蔑视行为的沧海之一粟。南非政权不断藐视和轻蔑本组织二十九年历史中所通过的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无数决议。

先以《宪章》来说，很明显，南非从未实施它的原则。《宪章》第一条第(三)项明确地表明了以下的宗旨：

“促成国际合作……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因而所受到蔑视的正是本组织的基本宗旨。

鉴于南非的宪法和法律都是以种族歧视为基础，而南非历任政府非但没有企图消除这种歧视，反而不断地采取加强这种哲学的措施，《宪章》中有关不得歧视的条款就完全被违反了。

《宪章》第十三条规定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助成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实现。第五十五条强调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最后，第二十五条十分明确地规定各会员国必须同意依据现《宪章》的规定接受和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不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向经常有机会就南非所采行的与联合国会员国义务不相符的政策向南非白种少数政府提出警告。南非政府对这些警告一直充耳不闻。它唯一的反应一向是继续颁布新的歧视性法律。它甚至胆敢公开声明南非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同它依照《联合国宪章》所负的义务和责任不相符。

大会每年都通过新的决议，这些决议全向南非政府作出呼吁，要求它终止危害世界和平的做法，但这些呼吁始终没有受到理会。特别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大会第2923E(XXVII)号决议谴责

“种族主义的南非政府继续并加强执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对反种族隔离的人士施以残酷的镇压，违反了它对联合国宪章所负义务，从而造成对于和平的严重威胁。”

南非还借口非洲的独立国家支援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经常对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施加威胁，从而危及世界和平，其实这些国家的做法正是向联合国机构所提出的呼吁作出反应。此外，它还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尽管大会于一九六六年已终止了它的委任统治权。

南非并不止于威胁独立邻国的领土完整和非法占领领土。它甚至更进一步在南罗得西亚发动军事行动，从而违反了联合国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

联合国必须立即接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提出的挑战，因为该政权本身，它的

哲学和基本原则逐条逐项都是以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基础的。在我们中间的并不是南非真正人民的代表，而是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代表。这些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代表对联合国造成了威胁。他们以会员国的身份在这里出现是极端反常的现象，是全世界心目中的笑柄。联合国不应再忍受这种蔑视。

因此，由于南非政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大会的决议和人权，同时也由于该国对世界和平所造成的威胁，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几天前大会通过第 3207 (XXIX) 号决议，强调了这一情况的迫切性，该决议回顾南非不理会上述各项决定，并继续对南非大多数人民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决议并注意到南非固执地拒绝遵照大会各项有关决议放弃其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现在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对南非政府采取根本的步骤；而最后的手段——因为该政府的做法好象是当联合国不存在似的——就是开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政府的联合国国籍，依据《宪章》第六条把该政府驱逐出去，以便这能对所有那些有意违反《宪章》原则、《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决议的人成为一次教训。

主席： 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非洲所讲的客气话。

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轮到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到理事会议席就座，以便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喀麦隆是一个殖民地就象是去年的事，而令我们所有的人感到鼓舞的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杰出的子弟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实在为你主持理事会的讨论感到高兴；安理会现正集中注意如何把南非的土著人民从外国枷锁中解放出来，如何解放在纳米比亚占十比一多数的黑人——我可没有关于所谓南非共和国的统计。我敢预言，从现在起不到几年，居住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的南非人将获得国家的地位，并且同喀麦隆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将被接纳加入联合国。

字迹已在墙上、而且字迹很清楚，预兆危机迫在眼前；可是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政权似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它们不要听高喊的理智呼声。

自由可能暂时被压制，但是绝对不会扑灭的。它迟早会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熔岩会把压迫者烧成灰烬。

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政权变成一个时代的错误，一种殖民统治的残余，然而自由汹涌澎湃，使非洲子弟，那些还被外来者统治的子弟得到解放的日子将不远了。

在联合国里，有人说非洲人是感情冲动的。他们对南非非常冲动，我们所有人都冲动——这是一种健康的情绪，比披上理性外衣的伪善要高明。那些人告诉我们南非最后的解放应当以和平的方法来达成。和平的方法，当然；我自己就曾在安理会讲了许多年，我们都说，我们希望敦劝南非白人加速他们枷锁之下的人民的解放，我们这样就可以用劝导而不用战争的方法得到和平。但是我们的话却充耳不闻。

请问有什么其他途径？美国人同英国人进行解放战争是用和平方法吗？不是的，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解放使用武力。法国人从纳粹之下获得解放是靠和平方法吗？当然，那时的政府被征服了，但是法国称为游击队的子弟却英勇地作战。他们是有权利的。

但是非洲子弟试图推翻暴政的时候，人们却说：对不起，我们是在联合国时代，

要和平，请用和平方法。可是用和平方法是不会有结果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赞成用和平方法的人。这里的每一个人也是赞成用和平方法的。但是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开端。让我们作一些分析并探求问题的根源。最近我曾说过，我相信，就南罗得西亚问题而言，在寻求和平或其他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必须从三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是说我们应当从我所称的三种途径来处理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当从事诊断；第二，要加以预测；第三，要作出抉择选择，或选定其他办法。

我们现在来诊断。南非白人政权为什么不顾全世界舆论这样做？我相信这里他们的行为有三方面：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方面。这些就是南非问题的因素。它并不是一个象许多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三方面或这三个因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关联的。

让我们首先讨论问题的社会方面。我们发现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真是害怕得很。他们并不笨。他们真是害怕。他们老是怕会失去白人的本质特性。他们是黑人大洋中的一个小岛，白人殖民主义者的残余，他们之中有智慧的人知道，他们将被渗透作用所同化或吸收。这使他们恐惧。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保存我们的本质特性呢？”这是一个真正的恐惧，我们必须考虑到。

我们的黑人弟兄也许要问他们，“谁叫你们到这儿来？”他们也许只得回答：不是我们来到这儿，是我们的祖先要来。黑人会反驳说“好罢，让我们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并且在政府里有我们的代表。”白人说“不可以，我们这样做是为着你们好”。黑人被当作小学生一般看待。他们听到的是：规矩点，如果你们不找麻烦，我们就给你们糖果吃。白人政权忘记了非洲的子弟已从殖民统治获得解放。黑人不再是分给糖果的小学生了。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不是别人正是外交部长马勒先生一再告诉我：“我们正在

做。” 如果我的联合王国同事许可的话，我想起当他的国家还是大英帝国的时候说必须遵照宪法的程序某些国家才可以获得解放。可是当时的甘地——他是律师——认为那种宪法程序没有任何意义。我向联合王国致敬，因为它同它的殖民地结束了关系，或者说它的殖民地同它结束了关系，随便你怎样说都可以。

现在是南非政权的时候了，可是他们说：“我们正尽一切力量改善南非人的情况：教育他们，准备他们达到国家的地位”。自从他们为加速这种程序做了些事——如果他们真正是朝着那个方向采取任何步骤的话——以来已经很久了。

所以我们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社会方面，有了一种解释。现在我们来谈经济方面。请你们注意听。南非政权最好的顾客是谁？他们自己是知道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家元首面前说“某些部长还不配做垃圾夫。”一个部长说“你能指出姓名吗？”我说“我为什么要指出来，他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不想使这些国家感到困窘，因为我们在这儿是想找到解决的办法，不是要使安全理事会的人彼此感到困窘。

例如，你们知道几年前有些原应遵守制裁的国家购买铬吗？那是从南罗得西亚买的，并掺入俄国的铬矿——俄国人不知道这事——因此，经纪人可以在欧洲讨价。这是生意上司空见惯的事。可惜，生意上是没有爱国不爱国的。

你们是否知道有许多船只驶往南非，那些都是同意制裁的国家的船只，载着矿砂等货物去到南非，并从南非装载出口货？我要把南罗得西亚搁在一边：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南罗得西亚。唷，我想你们不能堵住经济上的漏洞。仅在几天以前，我提到卢森堡这个小国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把钢卖给同盟国，同时也卖给对抗它们的所谓协约国：既卖给德国又卖给法国。可是那些政治家似乎对它不加闻问。这是实实在在的情形。爱国心对贸易和经济是不会有影响的。因此，虽然你尽量加紧努力使各种制裁付诸实施，但是你总会发现这些制裁并不是没有漏洞的。

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是不应当忽略的。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是非洲大陆上可以用作战略用途的两块土地。因此，虽然我不愿意说有人在讨好南非和南罗得西亚，

但是在谈到局势的政治方面，某些大国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不会做任何妨碍他们自己同南非和南罗得西亚之间的安排的事而且在本理事会中，他们却为他们的政策自圆其说。他们说我们应当慢慢地进行，我们应当劝促南非和南罗得西亚采取一些最后会使这两块土地上的黑人获得解放的措施。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政策，采取这个途径，黑人获得国家的地位就会要等几年或几十年之久。但是，我们生在不同的时代：世界所有各地的人都意识到他的权利。除非采取并推行一种新的政策，你是不能阻延火山爆发的。

讨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之后，我们现在要作出选择了。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让事情拖延下去，我们的非洲弟兄，我们亚洲人及其他基于人的价值和尊严同黑人站在一道的人——是不是就把种族歧视以及由外来的人统治的问题撇开不谈？我们能做什么？只是口讲，没有行动，提出不会实施的决议吗？请问谁可以实施这些决议，谁有办法？这里对处理问题和克服困难又有三种办法。

让我先说几年以前——这里我要提到人名，因为我不会使任何人窘迫——当费德林大使在这个理事会担任苏联代表，我们也是在讨论同一议题——不是南罗得西亚就是南非——的时候，我看不出有什么打开僵局的办法，我想，只要苏联支持解放运动，这么一个大国，也许可以就此做点事。因此，我去找费德林大使，同他作了非常坦率的谈话。他说“我们出席第四委员会的代表是孟德列维奇先生，去同他谈谈。他对这个问题是专家。”我同孟德列维奇先生谈了一小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时还是在所谓冷战时期。孟德列维奇先生是很坦率很诚恳的。他说“如果我们用武力，我们就会同其他大国对抗起来。你想要战争吗？”我说我们不要，我们是一心一意拥护联合国的。换句话说，苏联在那时知道，如果他们公开地帮助南非人和南罗得西亚人，他们可能会引起冲突。你们不能怪他们。我说这个并不是要责备任何人。

在另一方面，我必须对美国政府一度赞同制裁表示敬意，但是它们的国会和参议院有时要迫使政府做些不明智的事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些汽车制造商说他们需要

某种价钱的铭，并且从那里得到的比较便宜，或者他们在那里有特别的利益，国会就作出否定政府行政部门的决定。我还记得可怜的布什大使——我想他现在在中国，当我同他说的时候，他感到局促不安。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一方面有人害怕发生对抗情形，另一方面又有为特别利益服务的立法机构的压力。非洲朋友们，情况就是这样。不要受任何人的骗。你们是情绪激动的，可是由于这些事实，我比你们更激动。这是一种健康的情绪。我们要怎么办？在长长的发言名单上有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发言者。他们将要说不陈腔滥调，同样例行的文章，同样刻板的说话——虽然他们的口才和词令至为令人敬佩。会有什么结果呢？有人会提出一项决议，可是，虽然我从来不赌，我敢打赌有人会否决。不必有人宣布否决。只要有人举手反对。那就是否决。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再行讨论，全权证书委员会将予以审查，我们这里有人会说它没有法定的权力，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能对一个国家会籍的停止或删除作出决定，这是对的。我希望我错了——如果没有否决票，我要请这二十个发言者不要说——可是安全理事会将否决任何违反南非或南罗得西亚白人政权的利益的决议。

所以我们怎么办？今天“三”这个数目似乎巧妙适当：有三个办法：战争，和平抗拒和劝导。

战争，不论是否由自由斗士进行，都是最不好的办法，它意味着无辜的人要流血。白人也好，黑人也好，他们都是人；他们都有父母，姊妹，兄弟和丈夫。在联合国时代，这种问题须靠战争来解决将是令人痛惜的事——如果是用古典式正统战争，在这些日子是很不聪明的，因为南非人和南罗得西亚人毕竟是武装到牙齿的；或者是用新式的所谓游击战，这同任何暴力一样令人惋惜。

和平抵抗是一个办法，但是在那里工作的黑人要吃饭。有一次我曾问：当联合王国在伊恩·史密斯先生同南罗得西亚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终于谈妥，想要捐助五百万英镑，以便加速非洲人民的教育和政治觉醒在将来负起南罗得西亚的责任的时

候联合国为什么不设立一项基金，最近英国大使告诉我白人政权和民族主义者都不接受那笔加速黑人居民迈向自由的五百万英镑。 这里有一个僵持的局面。

但是，现在仍然设置这个基金，用来帮助那些罢工的人和拒绝去白人政权矿场和工厂做工的人，好不好呢？紧迫比说什么都有力量。 当白人政权发现他们自己遇到对他们经济福利有害的情况时，他们可能会让步。 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握。 至少不抵抗主义加速了印度的解放。 不过，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解放的最高潮。 为什么不采用不抵抗主义呢？用它的并不是甘地，而是阿育王，他一度是次大陆最大的征服者之一，最后他为死伤太多而感到悲哀，于是他说“即使对侵略者也不要抵抗。” 结果他赢得整个次大陆的人心。 你们查一查历史书，就会看到。 为什么不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使用和平抵抗呢？

那些投票赞成制裁的国家是不是准备设立一项基金来救济那些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罢工的人呢？我们是否准备这样做？我们应当感谢英国在三、四年前就愿意捐助五百万英镑设立基金——对的，是为了不同的用途，但是它可以用于对白人政权施加压力的用途。

最后一个办法是劝导，如果大家讲道理的话。 假定有人否决，我们不会——至少我不会——要求南非人一夜工夫就翻然改变。 如果没有否决，就没有问题。 对黑人来说，问题还是存在，可是我们在联合国就不会有问题。

劝导的过程要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就西南非洲问题举行特别会议的时候，我在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西南非洲的决议草案。 那时，我的同事戈德堡大使说“为什么要听巴鲁迪。 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呢？“我们要设立一个纳米比亚理事会。” 而我的非洲弟兄为这个观念所陶醉：纳米比亚理事会——不是纳米比亚委员会——是理事会！我还记得我年青的时候，克莱蒙梭在凡尔赛官说过：“如果你想搁置任何问题，给它设立一个委员会；把它交给委员会，那么它就会长久地置诸高阁。”

我的非洲弟兄反对我的计划的三、四年之后——我将立刻告诉你们怎么回事——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不听巴鲁迪的话呢？”我说：“用你们的头去撞墙罢；现在

太晚了。”他们已有他们的纳米比亚理事会，并有纳米比亚高级专员，还有纳米比亚代表；但是白人政权还是把人民置于掌握之下。你们在骗谁？纳米比亚理事会，不打仗。这是象用双目镜和望远镜来打仗。

现在，为了使黑人对南非和南罗得西亚不诉诸公开的或暗中的战争，我们可以奉劝“朋友”——加上引号，因为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是没有“朋友”这个字的。我记得维多利亚时代帕默斯顿说“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她自己的利益是永久和永恒的。”这是确实的事实。阿拉伯人说：“有利益的时候”，我们就听到叫“朋友”，“朋友”。私人的友谊是好的，但是一谈到国家的利益，即使是一个人和他的亲兄弟之间也没有友谊可言。现在要让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朋友”和支持者来提出下面的办法——我不是理事会的成员，但是如果他们要表示他们的诚意的话，我要提供他们一个建议：让南非在两年之内将纳米比亚的权力移交给托管理事会，因此两年之后，纳米比亚将成为独立的国家，而且许多南非的黑人如果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他们有任何意义的话，他们可以移民过去，因为他们将是多数，并且有自己的统治者。西南非洲，我们所知道的纳米比亚，毕竟是一个委任统治地，而你们知道委任统治地是什么，它当然是伪装的殖民主义。所有的委任统治地都已结束了，我要向受托为巴布亚和新几内亚人民作独立的准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致敬。他们曾经是猎取人头的野蛮人，当我在西休息室同站在我们敬爱的同事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旁边的一个代表握手时，我感到高兴。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黑人是“落后”，比巴布亚和新几内亚人“更落后”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他们不顾困难所完成的优异工作和加速这些领土的解放表示敬意。

请问有人能对这一点说话吗？如果可以让巴布亚人觉得他们是独立的，南非人为什么不能为黑人作独立的准备？不，他们不能为黑人作准备，因为他们内心有所恐惧。他们在那里有利害关系。因此，应当劝促他们把对西南非洲或纳米比亚的权力移交给托管理事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要规定在移交过程中有两个共

同行政长官，以确保移交的妥适进行。这两个行政长官将由安全理事会和（或）大会在秘书长的协助下委派，这是对南非白人政权善意的考验。否则他们就是在骗我们。他们正用过去的老调。宪法的程序必须遵守。在现阶段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步骤就是在两年期内将权力移交，使纳米比亚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解决南非的黑人问题呢？那是可以解决的。如果白人害怕失去他们的特性，他们可以同黑人隔离。我想黑人应当为白人自行分隔而感到骄傲。他们可在国内设立一个围地，称之为白人围地。其他地方则由大多数人民直接管理。如果白人将来要同多数黑人联合，那么听由他们选择。如果他们要住在堡垒里四周都是黑人也由他们选择。不过迟早那里的白人不论他们喜欢与否势必会被同化的。

我怎么知道？我从我们中东地区知道的。埃及在闪族化之前，法老侵入了大部分肥沃的新月地带。他们不能去阿拉伯，因为那时候大部分是沙漠，但是那里有肥沃的新月地带。然后来了赫特人。他们不是闪族人。赫特人之后有亚力山大大帝。亚力山大大帝之后有塞流士人，然后有拜占庭人，然后有非洲北面的蒙古人。蒙古人之后有我们的兄弟萨鲁克人和奥托曼人和土耳其人。再仍嫌不够，还来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作为委任统治国。现在在一小块围地上我们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地方？但是他们全到那儿去了？从法老王的时代到现在，他们来来去去，我们却同化他们了。我还忘记了二百多年前的十字军。现在在阿拉伯还有一些部落是蓝眼金发的十字军后裔。你们听说过沙漠中有一个蓝眼金发的阿拉伯人吗？他们同其他阿拉伯人一样是阿拉伯人。南非政权的白人害怕通婚。可是咖啡加牛奶有什么不行呢——有牛奶的巧克力茶：如果你喜欢苦的，就留在你的地方，自己分开，等到新一代明白一些后再以通婚的方式互相混合如此下去。看看古老的文明。看看这个国家，东道国。它的伟大是由于它的人民有各种不同民族血统。看看我们阿拉伯世界。我们没有种族歧视。最优秀的阿拉伯人之中有的是苏丹人，他们许多是漆黑的。我们并不

说他们的肤色是黑的，因此他们就不能做阿拉伯人。看看中国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血统。看看他们。不要看表，看看他们。蒙古人来了，侵略他们，但被他们吸收了。蒙古人的领袖是忽必烈。看看英国人和哈罗德人。一〇六六年诺曼人来了，可怜的哈罗德人在战场上遭受杀害。可是他们仍活下来了。我们有时听到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要脱离。但是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这些白色的非洲人要与别人不同呢？你们难道不能独自生活。

因此，为了对那些在今天下午还要喝鸡尾酒的人大发慈悲起见，我只说：你们这些白人政权的朋友务必设法使两年之内——我重复一遍，两年之内——纳米比亚成为一个会员国。然后我们寻求种族歧视的解决办法。还有其他的机构。大会年年都讨论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我们将在那里作更详尽的讨论。

主席先生，谢谢你对我的宽大，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的耐心和宽大。我希望今年本理事会在你主持之下会有点结果，因为我们摆脱长篇陈腔滥调和否决，甚至不付诸实施的共同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话讲得太多了。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主席：我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的重要的发言。

我现在要通知理事会各理事我刚才收到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加理事会正在讨论的议题的审议，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建议按照理事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讨论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但没有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也要通知理事会理事：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常驻代表在一九七四年

十月二十一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封信。 在该信中，他们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政治事务主任杜马·诺克先生列席。 该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S/11540号文作散发。

如果没有反对，我就认为理事会同意该函请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在适当时候，我将请诺克先生发言。

因为时间已经晚了，今天下午发言者名单上的各发言者都已发言完毕，我提议休会。

按照我刚才同理事会各理事进行磋商时，所表示的意愿，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于明天，即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举行。

午后七时二十分散会。